

開放文學－社會奇情－生花夢  
第八回 東園廣雅調自許同心 南國有佳人再諧連理

詞曰：望斷神州情一線，十年勞夢千山遍。已知春色在江南，詩可羨，人可羨，東園一似天臺便。少客情鍾淑女怨，春心倩托詩相見。誰知好事定多磨，天也眩，人也眩，斗奎光掩文章變。

右（上）調《天仙子》

玉如小姐聞父親被難，自想生平習武，頗得精義，今日不一展用，更待何時，便往獄中與父親說知，要代父立功，請釋前罪。馮我公立止道：“小小女兒家不知兵家利害，妄欲出軍，萬一不濟，身命所關，豈可兒戲！”小姐道：“殺身事小，救父事大。難道坐視父親遭此屈陷不成？”馮我公道：“雖是你一點孝念，祇恐徒為無益。況賊人善弄妖法，女子家如何可以取勝？”小姐道：“成敗雖有天數，但我與賊人仇不共戴，何敢惜此微軀，任其驕悍？且盡人力而為之，未為不可。”便轉身回府，具情各憲。上臺俱憐他孝心，盡皆允從，給與五千軍馬。

小姐親赴教場點齊，明早出城討戰，坐馬提槍，雄風起。沈昌國聞知，率領賊眾迎敵，正遇玉如小姐。見是一員女將，美若天仙，身子先酥了半截，祇一眼覷定，提著把刀，不忍便戰。被玉如小姐大罵道：“好大膽賊奴！王師聲討，尚不引領受誅，還敢抗延時日？”沈昌國笑道：“小小裙釵有何本領？我不忍殺你，你可速速投降了，封你做個壓寨夫人。”小姐大喝道：“賊囚！死在眼前，還敢胡說！”兩下刀槍並架，金鼓震天，三軍踴躍，殺聲騰沸。沈昌國目蕩心迷，依依戀戀，戰纔數合，被玉如小姐覷個破綻，兜胸一槍，連鞍帶馬，撲翻在地。好個積年巨盜，一朝命斃裙釵。小姐正揮兵亂砍賊將，祇見後隊已到。凌知生一馬當先，掄槍直取。玉如小姐往來招架。又戰十餘合，怎當小姐陣法精通，凌知生力不能支，祇得又念動妖訣。一霎時，疾風暴雨，旗鼓毀折，灰砂四卷，路徑昏迷。玉如小姐剛欲轉身逃遁，祇見半空中有萬千石塊，如拳頭大小，劈頭劈腦打來。小姐滿身受傷，拼命而走，單騎逃回城中，那五千士卒並無一個生還。

督院將馮氏父女功罪奏報朝廷，敕下兵部會議。兵部覆本云：

馮兩田失機陷陣，先經臣部會擬在案。今馮兩田嫡女玉如，熟諳兵法，能代父立功，渠魁授首。據該督題報前來，敕臣分別議處。該臣部查得馮兩田嫡女玉如，忠孝兩全，立功汗馬，雖全軍覆沒，功在減等。然一柱裝而萑苻，原屬僱事，且馮兩田歷戰有功，忠心可憫，合邀天恩寬恤，準復原官，免其前罪可也。

疏上，奉旨將馮兩田免罪，降原職三級，調任江南蘇州衛指揮使。

馮我田既得出獄，如死復生，一面料理任內事務，一面收拾往南到任。因對女兒說道：“我一生汗馬，血戰多年，為朝廷竭盡心力，未嘗少有失事。今不幸遇此點賊，用個妖術軍師，致我無端受譴。此去江南，路越數千，離家不啻萬里。我年已老，死生听之天數，祇你小小年紀，未曾許人，累你相依萬里之外，問關道路，跋涉維艱，使我好生不忍。”玉如小姐道：“爹一身報國，今日罹此缺陷，兒雖女流幼稚，豈肯讓志男兒，作此嬌養之態。情願死生相傍，或可立功異日，仍冀榮歸故鄉，方是孩兒志願。”馮我公听了，轉加讚羨。

父女計議停當，束裝秣馬，擇吉起程。上臺重其忠義，仍給與火牌勘合，逢驛起夫，一路仍不冷落。到了蘇州，各役迎接上任，因為降官，不敢輕忽，依舊旌旗軒蓋，儀從森嚴，諸將肅然听命。到任之後，馮我公一切勞苦皆身先士卒，於是德洽軍心，無不歡呼感戴，有詩云：

沙場百戰起瘡癩，海角天涯謫一官。

萬里關山鄉思隔，僅餘清夢別長安。

逾年之後，馮我公郁結成疾，醫藥不效。一日，喚女兒玉如吩咐道：“我因降調下僚，閑處內地，上不能報效朝廷，下無以銘勛身後，碌碌一生，虛此歲月，因而憂憤得病，自覺不起。但汝幼年弱女，並無伯叔兄弟可以相依，且家鄉萬里，關山阻隔，生不能歸，死不能訃，汝又姻事未諧，身無所托，不能早為諾聘，擔誤你身子，皆是我之過咎。然遲速亦自有命，汝亦不必怨恨。我若死後，可即將棺柩焚化，捨取骨殖，尚可攜歸埋葬，雖不能生還故鄉，也使我魂依桑梓，我願足矣。稍蓄薄俸，尚可衣食數年，但汝女流，兢兢無倚，可遷居別業，節慎固守，也還不致凍餒。我的陰魂諒無拘系，自然早晚護佑。倘人家求你親事，苟門戶相當，便該允諾，不可仍前揀擇，以致無歸。”說罷，淚如雨下，哽咽不能成語。玉如小姐見父親說出盡頭話來，就如尖刀刺心，放聲大哭道：“爹爹寬懷保重，病尚可起。萬一憂煩增病，倘有三長兩短，丟我一身，千山萬水，如何下落？”馮我公道：“我豈忍割捨？祇恐大限臨頭，不能自主。汝但潔清持身，與父母爭得口氣兒，我便瞑目。汝巾幗丈夫，自不消我囑咐。誠恐匪徒有侮，變出意外，須善自保護，毋為旁人所訕。”俄頃，痰塊上壅，喉氣閉塞，瞑然而逝。小姐肝腸摧裂，慘哭失聲。諸幕佐進衙探問。見此光景，無不酸楚。

一切衣衾棺柩喪事，玉如小姐身為孝子，獨立支持，事事如禮，外人無不敬羨。到三七之後，治喪舉殯，諸上司皆有厚恤，同僚部將皆各助喪致饋，都也不薄，小姐皆謝而不受。料理大事完了，便托人在閩關外賃了東園一所房屋，搬出衙門住下。小姐雖是女流，居喪守墓，哀毀骨立，一如男子無二。自此謹守閨門，將諸男子僕婦盡行分遣，止留二三女婢，並六十多歲一個老蒼頭，叫他種些園地。覷有機會，便圖回籍。正是：

春風遲畫閣，夜月護琴台。

留取同心結，燈前款款開。

話說康夢庚在鎮江府別過府尊，發舟而下，一路並不擔擱，到了蘇州，卻在山塘上、虎丘相近，叫做白公堤，尋了一個幽靜寓所，安頓行裝。正值深秋天氣，菊花盛開，游人往來不絕。康夢庚終日攜尊挈榼，恣意留連。見山濤七里，畫樓雀舫，簫管蔽天，游女如雲，萬花若綺，康夢庚嘆道：“人說吳蘇繁華，金閩富麗，果不虛傳。”便一意兒沉酣觴詠，寄興林泉，花市調箏，珠街秣馬，也不拜客，故此人祇認他是外方游士，並不知是個新科孝廉。一連住了兩月，城裏城外，一應名山勝水、柳巷花街，品題殆遍。雖紅妝滿前，翠樓盈目，並沒個可意人兒，不覺游情頓懶，悶悶不樂。

一日，獨自個閑步出門，走過山塘，轉至郊外，看看田間風景，繞岸沿堤，千紆百折，穿出一條小街，見有重樓疊宇，曲水茂林，碧石嶙峋，丹楓灼灼，旁邊一帶石牆，裏頭花木蒙茸，另有一種幽雅之致，雖不比玉樓金谷，卻清清淡淡，頗似山林景象。

康夢庚見景致不俗，甚可消遣，祇管留連瞻眺，久而不去。欲待走進一觀，卻無門徑可入。祇得彎彎曲曲，循溪傍柳，轉過石牆左側，一帶短籬，修竹掩映，秀色可餐。步到竹籬盡頭，卻有條小小門徑兒，門外畫橋綠水，鳥聲上下，高低樹木，枝幹扶蘇，卻雙扉緊扣，滿階落葉，積而未掃。康夢庚在門隙裏一瞧，見裏面高棚短架，瓜蔬滿園，宛似武陵溪頭，祇少個漁郎問渡。見有個白鬚老兒，提著罐水漿，在那裏澆灌菜蔬，芟理枝葉。康夢庚便將扇子在門上輕輕彈了幾下，那老兒聽見有人敲門，便放下水罐，龍龍鍾鍾，步到門側邊，問一聲道：“是誰敲我門兒？”康夢庚道：“是要借這園子裏游玩的，煩你開一開。”那老兒道：“這裏內眷人家，不是游玩之地，不便開門，相公莫怪。”康夢庚道：“我因愛此園中景物幽雅，不過略看看兒，何必見拒？”老兒道：“我家規矩嚴肅，比不得等閑小戶，萬一裏頭責備，可不斷送我老兒的飯碗麼？”康夢庚道：“不妨。我讀書人，非村夫鹵漢，祇悄然觀玩一會，諒不至驚動內宅。”老兒道：“相公莫連累我淘氣。蘇州景致甚多，可往別處生發，不要在這裏纏帳。”康夢庚見決不肯開，心下一想，卻故意說道：“你不開也罷。祇是我有句要緊話對你老人家說，可惜錯過了。”那老兒忙問道：“相公有甚麼話兒，可就對我說罷。”康夢庚道：“方纔我打府前經過，聽見人說，北邊有許多兵馬下來，到福建去征倭寇的，要在蘇州扎頓。不知那個不幹好事

的，在官府面前報了你家園內寬敞，要來借這所在養馬。因此我聞得這話，料祇在兩三日後，這些好景致便成一片馬糞荒場，連人口還不知怎樣哩。故此，我預先走來問問，欲要替你挽回。想是你家該有這場悔氣，竟閉門不納，我又何必相強。”說未了，轉身就走。那老兒聽見這話，嚇得魂不附體，慌忙開門出來，一步一跌，趕上前叫道：“相公不要氣惱，委是我老兒不識好人，快請轉來，全仗你回護些。”康夢庚不回顧，那老兒越發慌張，趕上去，緊緊一把拖定，祇管哀求道：“老僕一時愚蠢，得罪了相公，再不要見怪，一定請轉去。”康夢庚暗暗好笑：“老兒如此呆直，若不哄他，便求殺了，也不肯開。”因說道：“你既要我轉去，祇是你領我到園內好景致的所在，游玩個快暢，便替你們周全此事。”老兒連連欣諾道：“若得相公如此用情，感激不淺，自然領相公游玩個像意。”康夢庚遂回身步入園來，老兒跟在後頭，還戰戰撲撲捏著兩把冷汗。康夢庚看那園中景物，委是繁衍。有關《山坡羊》曲云：

綠澄澄碧澗相映，錦重重落花鋪襯。看累累瓜蔬架懸，見深深曲樹朱樓近。花笑迎，幽禽相和鳴；籬根樹底，黃犬聲聲應。是修竹映廬，別開三徑分明。西橋東水一泓，幽清。粉牆邊鶴一聲。

你道這園子是那一家？原來便是馮玉如小姐所賃的東園。這灌園老叟即馮氏蒼頭。小姐因坐食宦賞猶恐不贍，故著這老蒼頭，在園邊守地上種些瓜菜，賣與村販，覓些花利，稍助薪水，裏邊房子雖不多數間，園中亭臺花木極是精雅。玉如小姐每每留題四壁，以待遊人屬和，暗伏個選配之意。誰知俗儒村兒，略扭得躲避句，便自以為詩人，竟不辨小姐詩意是何旨趣，是何寄托，妄自賣弄才學，冀秋波之一盼，便濃塗亂抹，滿壁縱橫。小姐看見，又好笑，又好惱，遂叫人將詩句一概刷去，並將園門砌斷，從此不容一人混進。

這一日康夢庚步入園來，見景物幽妍，十分可愛。因問那老兒道：“這座園子實是誰家所構，卻有這般幽雅？”老兒道：“蘇城之外有東西兩園，都有絕妙景致。此間便叫做東園，一向原有這些游人往來，挾妓張筵，尋芳捨翠，終日玉人檀板，稚女清歌，四時不絕。相公，不見《千家詩》上有個‘東園載酒西園醉’麼？祇因舊年將這一帶院子賃與人家居住，故把園牆砌斷，祇留這兩扇小門在此僻靜去處，杜絕了這些閑人往來，繁華境界，已蕭條大半了。”康夢庚道：“清雅些正好，何必尚此艷濃俗態。不知可還有什出塵去處？並煩引我去走走。”老兒道：“有是還有，祇不敢領相公入去，恐內裏知道不便。”康夢庚道：“我還要替你用力，難道好所在，便值不得和我步步。”那老兒笑道：“又唐突了相公，祇是那節事畢竟要你照顧的呢。”康夢庚道：“這不消說得。”老兒道：“我同相公沿這一帶石牆走去，轉過曲水橋，有座玩花亭，亭之四周種植四時花卉，倒也可觀。”康夢庚道：“這等甚妙。”便同著那老兒緩緩步至亭下。

祇見那亭子有數間廣闊，回廊四繞，臺沼空明，碧牖玲瓏，朱梁藻耀。以及茶鐺琴幾，無不點綴精妍，而畫篋詩筒，到處筆花相映。老兒向康夢庚指說道：“這亭子四時景物不凋：每逢春日，就有山茶牡丹，碧桃紅藥，燕子雙飛，鶯聲啁啾；夏則荷葉蓮葉，沼沚鴛鴦，茉莉紛披，荼蘼掩映；至於秋景，則有海棠金粟，籬菊芙蓉，曲樹迎涼，高臺邀月；到冬日，梨花賽雪，梅蕊含春，遠山盡列瓊瑤，近樹皆飛珠玉。所以我家小姐極愛這亭子，常常到此閑游，竟日不去，屢屢吟詩寄興，寫滿壁間。祇因往來游玩的人，沒一個和得他來，故此盡情刷去，不留一字。”康夢庚頓足道：“閨人搦管傳心，琳瑯四壁，且陽春和寡，足見仙才。祇可惜我無緣，來遲了些，不及見其一二，豈非恨事！”老兒道：“相公既會看詩，則後邊軒子裏圍牆之下，尚有一二首未曾抹去。同到那邊看看如何？”康夢庚道：“這等一發妙了。”便同走下亭子，轉到後軒。

康夢庚看那軒子，栽花累石，更為清雅。抬頭見粉牆之上，果有幾行細草，寫得龍蛇飛動，及觀其詩，乃是七言短句，題曰《春詞二首》，念其詩云：

金鉤雙控燕來家，夾岸春風萬柳斜。  
卻怪詩人操俗筆，誤將香艷詠名花。  
又：  
碧管紅牙金縷詞，斷腸春色燕飛詩。  
莫言此曲深幽怨，說與東風那得知。  
成都馮玉如漫草

康夢庚看完，大讚道：“此詩含情寫怨優柔不迫，真三百篇之業蘊！如此才女，今日方得一遇。”因問老兒道：“此詩既是你家小姐所作，不知小姐何等物色，乃有此仙才？幸為我說個詳細。”老兒道：“相公你問他怎的？快些出去罷。恐小姐得知，累我淘氣哩。”康夢庚道：“我因見小姐詩才俊妙，所以相問，何必見拒？”老兒道：“有個緣故，我家小姐性子高尚，雖有才美，卻不許傳揚與外人知道，誠恐愚夫俗子胡猜妄說，村巷喧傳，芳名有愧，故此內外嚴密，聲息不通。今日領相公進來游玩，已是大犯規約，豈敢再將小姐根底輕易傳揚。”康夢庚笑道：“我雖不才，幸不比愚夫俗子，若不與我說知，我便到明日也不出去，倒在這軒子裏坐兩日再處。”那老兒沒法，祇得轉口道：“相公要我說也不妨，祇是我下人粗蠢，說不盡小姐這些深意，相公自己領會便了。”康夢庚見他肯說，便在袖裏摸出個小紙封來，遞與他道：“我方纔偶爾散步，聊帶此杖頭，轉送你買杯茶喫。”

老兒接了，喜從天降，便道：“怎敢領相公賞賜。相公請在這石凳上坐了，待我細說。我家主姓馮，是成都府人，在山東潞安府做過都督。祇因王屋山有起大盜，用個妖術軍師，致我家老爺失機拿問。這位小姐，代父立功，殺了大盜沈昌國，老爺方得開釋，降補蘇州衛指揮使。”康夢庚大驚道：“小姐閨秀，怎會出陣，又能誅戮渠魁？祇怕未必有此事。”老兒道：“小人怎麼說謊？我家老爺並無出息，止有這位小姐，年纔一十六歲。幼習兵法，善用權謀，其行師演陣，雖古名將不能有此。至於詞賦精工，書法艷雅，玉不能比其溫潤，花不能擬其麗娟。若針黹女紅、棋琴書畫，則又不學而能，般般兼絕。老爺去世，治喪舉殯，小姐獨立支持，奈歸程迢遞，路途艱難，暫賃此東園住下。自幼至今，雖求親者不離其戶，小姐直要人才配得過的纔肯應允。相公，你道世上還有這樣一個全才麼？若尋常俊秀、世俗文人，小姐又不屑相配，所以十數年來，選擇過千千萬萬，再沒一人中意，豈非天斬良緣，人才難得？”康夢庚听了道：“依你這等說來，那馮小姐是個人間第一、世上無雙的了。我正為求那第一等才貌，故費了多少心機，今小姐又若有心而待，彼此情深，豈非同調？怎生與我在小姐面前通個信兒，可以見得一見麼？”老兒道：“相公說混話。我家小姐何等古怪，輕易說個見面！就是我這老兒，不過外邊使用的人怎麼敢與小姐說得這事？”康夢庚道：“你既不敢相引，又無婢僕可以傳心，終不然眼睜睜錯過不成！”因復想一想道：“除非待我將壁間的詩和他兩首，等小姐看見，或有好意，亦不可知。”老兒道：“這使不得。今日相公此來，祇好瞞過小姐。若反在壁上和詩，倘小姐發惱，教我如何擔當得起？”康夢庚道：“不妨。若小姐見詩發怒，你祇推出外不知。倘有見憐之意，你便將我方纔的意思直說，有些機會，可就到白公堤下處來尋找。重重謝你，斷不失信。”那老兒說著相謝，便不推阻，反往亭子裏取出筆硯。康夢庚拈起筆來，依韻和了二首，便對老兒道：“如今我且別去，此事萬望留神。”老兒道：“何消相公囑咐。”送康夢庚出了園門，仍舊掩著，自去灌園不題。

卻說玉如小姐，為婚姻一事未能愜意，懷緒不佳，四五日不到亭子裏游玩。偶然一日，天氣晴朗，隨著兩個侍兒到園中遣興，步到軒子邊，舉眼見粉牆上又添兩首新詩，大驚道：“此地有何閑人到來，輒敢在壁上塗抹？”及細看，其字法精工，自非常人手筆，因讀其詩云：

桃李名園第幾家，香風拂水一枝斜。  
鶯聲寂歷無人見，唯有空亭對落花。  
盡將幽悵制新詞，人在天涯滯淚時。  
休恨東風情不到，春心今始倩予知。

平陽康伊再和正

小姐看完，驚訝道：“我聞新科舉人有個康伊再，是浙江平陽籍貫，莫非就是他麼？”觀其詩才俊逸，韻致清新，雖未見其人，論其豐調，自是個風流才子。若得此種文人相與作配，則唱和闡幃，豈非人生樂事？但不知他果否有心。看其詩意惓惓，流連儻慕，大得風人遺旨，自是個情種。”心裏十分愛慕，祇管把壁上的詩，潛心翫味，不忍移目。丫頭道：“小姐既愛詩，料做詩的那人飛不進來，祇問管園蒼頭，定然曉得。”小姐道：“也說得有理。”就令丫頭在園地裏去，叫那老兒。

老兒聽見小姐喚他，明知此事發了，便跟著丫頭，走到小姐面前。小姐問道：“這兩日領何人到我園中，敢在壁上題詩？可實對我說。”那老兒見小姐語氣和平，心頭先寬了大半，便乘機直說道：“小姐動問，小人不說。數日前，小人正在園地裏澆灌，不知那裏來個書生，見園內好景，特特叩門，被我再三阻住。他便說有甚兵丁要借這裏養馬，容他游玩，便肯蔽護我家。故不得已，開了他進來。”小姐笑道：“此是哄你，如何便信。祇那書生怎樣人物？見我此詩，可對你說些甚麼？”老兒道：“說話雖有，小人怎敢在小姐面前混講。”小姐道：“我不罪你，不妨便說。”老兒道：“小姐既不見責，我便細說與小姐聽。那書生年紀祇十五六歲，風流倜儻，一表非凡。見了小姐牆邊詩句，著實稱揚，就問起小姐根底。小人遵小姐約束，不敢說出。因再三纏逼不過，祇得將老爺家世、並小姐的人才約略說了幾句。他便說：‘我正為要求那第一等才貌佳人，故拋棄科名，奔馳四海。’遂欲一見小姐一面。被小人搶白了幾句，他沒奈何，祇得討筆硯，在牆上做這兩首詩，通個情意與小姐知道。不知小姐看他的詩，可也做得好麼？”小姐道：“此詩果然絕妙。”老兒道：“他臨去時，又對我說：‘若小姐有見憐之意，可到白公堤寓處報我一聲。’如今不知可該令小人去尋他麼？”小姐道：“尋他雖也使得，但恐外議不雅。況婚媾人之大倫，原無自家擇配之理，必明明正正，力合經營。若私相訂約，苟且聯歡，則是涉及於私，便非婚禮之正。但我無意選求，他又何從覓便？若兩相錯過，又非真實愛才，未免使他竊笑。如何是好？”因想一想道：“昆陵君貳葛萬種是孝廉出身，最有文思。當初老爺在山西做官時節，他纔是衙裏經歷，在老爺幕下做過屬員。今升在鄰郡，彼此往還，竟如親戚無二。老爺臨死時節，原欲將我托孤與他，因他公務來遲，不及見面，未成其志。昨聞他有公幹到蘇，停泊閩關，先著人來問我。今不免就煩他主持此事。在這東園起一文社，傳請那些求婚子弟入社會文，以觀優劣。料康生必來赴社，一見其儀容才品，果然超卓，便可允他親事。”

兩個侍兒齊聲說道：“此言極為穩當。雖有擇配之名，便非小姐自主。且以文品之高下，定婚姻之去取，也省得那些豪華子弟貪痴妄想。”小姐道：“還有一說。況康生未曾見我之面，若造次聯姻，倘兩非其願，豈不悔之無及？今此舉觀面相親，當場構筆，使他親眼見才，才非強合。”那老兒便接口道：“小姐主意雖好，但恐蘇城子弟有才者正復不少，萬一別人的文字勝過康相公，卻如何是好？”小姐道：“我今擇配，原欲取其才勝者，豈獨注意康生？況婚禮慎重，苟有偏私，便涉曖昧，豈為正禮？”兩侍兒俱點頭道：“小姐高見，自是不同。”

次日，修書一封，投到葛萬鐘舟次。葛萬鐘拆開看了，已知隱情。因曾受故人之托，無異子女，擇婚之事義不容辭，便欣然應允，擇定十月十五日在東園大開文社，招延俊秀。預先出了告示，並刻成會文小引，遍處傳送。到了是日，縉紳子弟俱紛紛赴社。

祇因這番擇配，有分教：好事將成而不成，文章因禍而得福。未知東園之社，畢竟誰人的文才才中小姐之目，且听下回分解。